鳳凰洲雜編（二）

不觚錄

天外觚

窺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鳳洲雜編

(二)

王世貞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十八

鳳洲雜編五

王世貞

將軍之制有三

宗室郡王下鎮國將軍秩正一品輔國將軍正二品奉國將軍正三品散階龍虎上將軍金吾將軍驃騎將軍正二品奉國定國鎮國從二品昭武昭勇昭毅正三品安遠定遠懷遠從三品廣威宣威明威正四品信武顯武宣武從四品武節武德正五品武毅武畧從五品其官不過左右都督同知僉事正副留守

都指揮使同知僉事指揮使同知僉事千户儀衛正副而已總兵官則有征虜大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副副將軍征虜將軍征虜前將軍征虜副將軍靖虜將軍平胡將軍平虜大將軍征西將軍征西前將軍平北將軍鎮朔大將軍鎮朔將軍平西將軍平羌將軍征南將軍征南副將軍征夷將軍征夷副將軍平賊將軍征戎將軍平蠻將軍征蠻將軍　太宗征安南益設神機將軍横海將軍鷹揚將軍驍騎將軍輕車將軍及各邊設遊擊將軍嘉靖幸楚設都護將軍都護副將軍定兵制增神樞營佐擊將軍

按征蠻已前無員額無品秩或公侯伯或都督領之有事則設事已則罷及今遠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延綏湖廣雲南兩廣權甚重可生殺人此外又有管大漢將軍管紅盔將軍蓋宿衛之帥云

武廟自稱威武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左右副將軍

太祖官制後革者

中書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參議左右司郎中四輔官員外郎太史令弘文館學士翰林承旨起居注太子賛善大夫閤門大使秘書監少監考功監令監丞左右拾遺左右諫院正言司諫符

璽郎六科庶吉士回回監正副營田使東宮率府左右率左右副使王府相傳武傳六科庶吉士大元帥大總管五軍斷事後俱易名

陞降品級

樞密院改都督府陞一級爲正一品使郎左右都督同知院事郎都督同知僉院郎都督僉事院判無御史臺改都察院降一級御史大夫郎左右都御史中丞郎副都御史侍御史郎僉都御史詹事院改府知院爲詹事同知及副詹俱爲少詹事儀禮司改鴻臚寺太常司改太常寺司天監改欽天監行中書省改

布政司降三級行樞密院改都司降一級肅政廉訪司改按察司原品六部舊三品陞二品翰林院舊三品降五品六科舊四品爲九品已後陞七品尚寶寺改司舊三品降五品

建文中官制

六部尚書陞正一品增侍中正二品所屬革去清吏二字户刑二部改爲四司工部增照磨所兵部革典牧所户部革贓罰庫都察院改爲御史府裁減十三道爲左右兩院正二十八員改通政司爲寺使及通政參議爲卿少卿丞翰林復學士承旨在學士上改

講讀學士爲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居侍講侍讀侍書五經博士典籍待詔侍書正七品即中書舍人也文史館居脩撰編脩檢討改孔目爲典簿又增設文淵閣待詔拾遺補闕增五軍斷事五軍制祿倉革大理寺左右寺正寺副增本寺首領官增太常寺典禮郎二員太祝一員光祿寺少卿舊五品陞四品寺丞舊六品陞五品增司圃所改司牲司爲學生所太僕寺丞舊六品陞五品增録事及典廐典牧二署驌驦等十八羣滁陽等八牧監龍山等九十二羣管鴻臚少卿從五陞正五寺丞從六陞正六革

司賓司儀二署而陞鳴贊序班品單行人司止以行人隸鴻臚陞國子監丞爲堂上官欽天監增五官監候增選士院及應天府知候所改五城指揮爲兵馬陞各衛經歷品級增四十四衛武學及錦衣衛帶管武學教授增各王府賓輔伴書布政司陞正二品自使至參議俱陞一級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偶有問巡撫所始者記會典始永樂十九年然不得其實也聖政記志之

永樂十九年勅吏部尚書蹇義給事中馬俊往直隸應天等府州尚書金純給事中葛紹祖往四川都御

史王彰給事中王勵往河南都御史虞謙給事中許能往浙江侍郎郭進給事中章雲往江西侍郎楊勉給事中徐昻往福建侍郎郭敦給事中陶衍往順天等府州侍郎李杲給事中劉濮往山東少卿周納給事中劉薈往湖廣大理寺丞郭瑄給事中艾[illegible]往廣東大理寺丞孫時給事中蕭奇往山西通政參議朱侃給事中楊春往廣西共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

添設提學官

宣德間用少保黃福言添設提學官權兩浙鹽運同

知胡軫爲副使麟林知州劉虬監察御史薛瑄高超工部郎中高志吏部主事歐陽哲修撰王鈺編修彭琉檢討陳祚康褔國子學正莊觀俱兼事湖廣檢校程富建寧教授彭勗俱御史軫浙江虬湖廣瑄山東超福建志山西哲河南鈺江西琉廣東琢廣西褔四川觀陝西富北直隸勗南直隸

兵制

永樂中兵制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班騎步兵千二營管隨駕騎兵圍子手管上直刃手及京衛

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應襲舍人殫忠效義
管管京衛報效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督都指揮
領之三千營一司管執大駕龍旗寶纛負御寶及兵
仗局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
旗纛金瓜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甲
尚冠尚衣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執大駕勇字旗
五軍紅盔貼直上直官軍一司管敉虎手馬轎及前
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禦軍
神機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神砲
火器五千下管操演火器及護衛騎兵初止以英國

公安遠寧陽陽武等侯爲總兵官後添設提督坐營
監鎗大監景泰中土木變後兵漸耗散選軟用兵部
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爲十營團
操以備警急是爲團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
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爲總兵太監吉祥等監之餘
步騎仍歸三營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
罷三年復置分爲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
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
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統火器而以
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懷寧侯孫鏜總之營務惟

撫寧侯最久凡三十餘年而英國公懋自五軍營来代英國頗老成不朘削士而監軍大璫谷大用陸閒等橫甚不制也嘉靖初用武定侯爲帥故太監張永尚書李承勛監之張李宿將頗亦欲更定振作與武定不相能繼以疾卒而兵政益大廢弛矣時虜報歲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遷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中貴元帥私家矣提督凡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或專設或部事兼理庚戌虜變後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內總兵官朱希忠陳

鏁聽辭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領之專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爲三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員叅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神機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練勇叅將六員

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

親王歲支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疋紗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各一千疋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茶一千斤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其駙疋歲給匹料付王府自造靜江王歲米二萬

石鈔一萬貫餘物比親王減半馬匹草料月支二十疋公主未受封每歲支紵絲紗羅各一十疋絹及冬夏布各三十疋綿二百兩已受封賜莊田一所計歲收米一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男未受封歲支紵絲紗羅絹冬夏布綿同公主未封例女未封者減半男已封郡王者歲支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一十疋紵絲五十疋羅二十五疋絹及冬夏布各一百疋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匹草料每月支十疋女已受封及已嫁者歲支米一千石鈔一千四百貫其段疋於所在親王國帶造皇太子次子既

封郡王後候出閤歲支與郡王同女及嫁者與郡王已封女同及查會典所載周王二萬石襲封萬二千石秦晉楚蜀慶魯寧潘趙鄭襄荊淮德秀崇吉徽興岐益衡雍壽汝涇榮王一萬石代王六千石唐王五千石遼韓伊王二千石岷王千五百石肅王一千石與前迥異豈非慮宗支蕃衍爲試貢之地耶然中間差等不一如肅王之一千石反不如初封之郡王尚有二千而岷府之郡王五百石更不如本府之鎮國尚有一千此最不可曉者又惟周王本色二萬石或以太宗毋弟之故至其子孫尚存萬二千則秦晉二

王獨非太宗之毋兄乎

二祖公主所適

太祖長女臨安公主駙馬都尉李祺第二女寧國大長公主梅殷第三女未適夭第四女安慶公主歐陽倫第五女汝寧公主陸賢第六女懷慶大長公主永春侯王寧第七女大名大長公主李堅第八女福清公主張麟第九女壽春公主傅忠第十女未詳第十一女南康大長公主胡觀第十二女永嘉大長公主郭鎮第十三十四女未詳第十五女汝陽大長公主謝達第十六女寶慶大長公主趙輝　太宗長女未

安公主廣平侯袁容第二女永平公主富陽侯李讓第三女安成公主西平侯宋瑛第四女咸寧公主西平侯宋瑛第五女常寧公主沐昕

宮中女官之制

太祖初年定者凡六局一司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功正俱正六品尚寶局總行六尚之事凡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如六局徵取於在外諸司尚宮領旨署牒用印付內使監受牒行移在外諸司尚宅二人掌導引中宮

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閽之事司紀二人掌印宮內諸

司出入簿書文字司言二人掌賓傳奏啓之事司簿二人掌宮人名籍廩賜之事司閨四人掌宮闈管鑰之事女使六人通掌文案尚儀局尚儀一人掌禮儀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司之事司籍四人掌經籍圖書教授之事司樂二人掌音樂之事司朝四人掌朝見宴會之事司贊四人掌賓會贊襄之事女使三人通掌文案尚服局尚服一人掌宮內服用總司寶司衣司仗司飾四司之事司寶二人掌寶璽符契司衣二人掌衣服首飾司仗四人掌羽儀仗衛司飾二人掌巾櫛梳洗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食局尚

食一人掌宮內膳總司饌司醞司樂司供四司之事
司饌四人掌烹炮調和飲膳之事凡進飲食先嘗之
司醞二人掌醞酒醴司藥二人掌醫藥司供二人掌
給宮人廩餼薪炭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寢局
尚寢一人掌燕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四司之事
司設四人掌帷帳祠祼洒掃鋪設司輿二人掌輿輦
司苑二人掌種植蔬果之事司燈四人司燈燭女使
二人通掌文案尚功局尚功一人掌督女工總司製
司珍司綵司計四司之事司製四人掌裁衣服司珍
二人掌珍玉寶貨司綵二人掌段疋司計二人掌尚

功局度支衣服飲食薪炭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宮正司宮正二人掌戒令責罰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

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宮官六尚品職及內官監司庫局與諸門官并東宮六局王府承奉等官職秩

尚宮局尚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宮總司記司言司簿司閨四司之官屬凡六尚事物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司記二人正六品典記二人正七品掌記二人正八品司紀掌印宮內諸司簿書出入錄目審而付

行典記掌記佐之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司言二人正六品典言二人正七品掌言二人正八品司言掌宣傳奉啓之事典言掌言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簿二人正六品典簿二人正七品掌簿二人正八品司簿掌名籍廩賜之事典簿掌簿佐之女史六人掌報文書司闈六人正六品典闈六人正七品掌闈六人正八品司闈掌宮闈管鑰之事典闈掌闈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尚儀局尚儀二人正五品掌禮樂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司之官屬司籍二人正六品典籍二人正七品掌籍二人正八品司籍掌

經籍教授筆札几案之事典籍掌籍佐之女史十人掌執文書司樂二人正六品典樂四人正七品掌樂四人正八品司樂掌率樂人習樂陳縣柷擊進退之事典樂掌樂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賓二人正六品典賓二人正七品掌賓二人正八品司賓掌朝見宴會賞賜之事典賓掌賓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贊二人正六品典贊二人正七品掌贊二人正八品司贊掌朝見宴會贊相之事典贊掌贊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彤史二人正六品掌后妃羣妾御於君所書其月日尚服局尚服二人正五品掌供內服

用采章之數總司寶司衣司飾司俠四司之官屬司寶二人正六品典寶二人正七品掌寶二人正八品司寶掌寶符契圖籍典寶悉掌寶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衣二人正六品典衣二人正七品掌衣二人正八品司衣掌衣服首飾典衣掌衣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飾二人正六品典飾四人正七品掌飾二人正八品司飾掌膏沐巾櫛器玩之事典飾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俠二人正六品典俠二人正七品掌俠二人正八品司俠掌刓與俠衛之事典俠掌俠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尚食局尚食二人正

用采章之數總司寶司衣司飾司俠四司之官屬司寶二人正六品典寶二人正七品掌寶二人正八品司寶掌寶符契圖籍典寶慈掌寶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衣二人正六品典衣二人正七品掌衣二人正八品司衣掌衣服首飾典衣掌衣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飾二人正六品典飾四人正七品掌飾二人正八品司飾掌膏沐巾櫛器玩之事典飾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俠二人正六品典俠二人正七品掌俠二人正八品司俠掌羽輿俠衛之事典俠掌俠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尚食局尚食二人正

史四人掌執文書尚寢局尚寢二人正五品掌燕寢進御之次序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四司之官屬司設二人正六品典設二人正七品掌設二人正八品典司設掌帷帳裀席灑掃張設之事典設張設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輿二人正六品典輿二人正七品掌輿二人正八品司輿掌輿輦徽扇羽儀之事典輿掌輿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苑二人正六品典苑二人正七品掌苑二人正八品司苑掌園苑種植蔬菜之事典苑掌苑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燈二人正六品典燈二人正七品掌燈二人正八

品司燈掌燈燭膏火之事典燈掌燈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尚功局尚功二人正五品掌女功之程課總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四司之官屬司製二人正六品典製二人正七品掌製二人正八品司製掌衣服裁製縫線之事典製掌製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珍二人正六品典珍二人正七品掌珍二人正八品司珍掌金玉寶貨之事典珍掌珍佐之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司綵二人正六品典綵二人正七品掌綵二人正八品司綵掌綵物繒錦杲之事典綵掌綵佐之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司計二人正六品典計二人

正七品掌計二人正八品司計掌庋之衣服飲食薪炭之事典計掌計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官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掌糾察宮闈責罰戒令之事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四人正七品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內官監十一曰神宮曰尚寶曰孝陵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設曰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綬曰直殿監皆設太監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秩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秩正五品典簿一人秩正六品神宮監掌灑掃太廟殿庭廊廡尚寶監掌御寶璽教符將軍印信孝陵神宮監掌灑掃殿庭及栽種菓

木蔬菜之事尚膳監掌供養奉先殿并御膳與宮內食用之物及督光祿寺供奉宮內諸筵宴飲食之事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之事司設監掌御用車輿牀榻傘扇茶褥帳幔儀仗及內官內使貼黃諸造作并宮內器用首飾與架閣文書諸事司禮監掌冠婚喪祭禮儀制帛與御前勘合賞賜筆墨書畫并長隨當差內使人等出門馬牌等事及督光祿寺供應諸筵宴之事御馬監掌御馬及諸進貢并典牧所關收馬騾之事印綬監掌誥券貼黃印信選簿圖畫勘

合符驗信符諸事直殿監掌灑掃殿庭樓廊廡之事又設長隨奉御秩正六品各門官七掌晨昏啓閉關防出入曰午門曰東華門曰西華門曰玄武門曰奉天門曰左順門曰右順門每門皆設二人門正一人秩正四品門副一人秩正從四品設司二曰鐘鼓曰惜薪司皆設司正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司副各一人秩從五品鐘鼓司掌祭樂及御樂并內宮宴樂與更漏早朝鐘鼓諸事惜薪司掌宮內諸處柴炭之事局庫九局有六兵仗曰內織染曰計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醋麪庫有三曰內承運曰司鑰曰內府供用每

局庫皆設大使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秩正五品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并提督役造作刀甲之類及宮內所用梳篦之刷牙計剪諸物內織染局掌染造御用及宮內應用段疋絹帛之類計工局掌成造諸婚禮服裳付內官監收用及造內官諸人衣服鋪盆諸事巾帽局掌造內官諸人紗帽靴襪及預備賞賜巾帽諸事司苑局掌宮內諸處蔬果及種田之事酒醋麪掌內官諸人食用酒醋麪糖諸物內承運庫掌收支段疋金銀珠玉象牙諸寶貨之物及同司鑰庫掌鈔錠之數司鑰庫掌各門鎖鑰及收支錢鈔

之事內府供用庫掌御用香米及內用香燭油米并內官諸人飲食菓實之類其東宮典璽典藥典膳典服典仗典乘六局各設局郎一人秩正五品局丞二人秩從五品惟典璽局增設記事奉御秩正六品典璽局掌璽寶翰墨諸事典藥局掌同御醫修合藥餌供進湯液之事典膳局掌供進膳羞典服局掌冕弁冠帽袍服佩刀靴襪諸物典仗局掌甲冑戈矛矢刀劒諸物典乘局掌車馬之事其親王府承奉司掌王府諸事凡事則呈長史司弁護衛指揮使司行之與內官衙門不相統攝設承奉正秩正六品承奉副

秩從六品所三曰典寶曰典膳曰典服典寶掌王之寶設典寶正一人秩正六品副一人秩從六品典服掌冠冕袍服諸事設服正一人秩正六品副一人秩從六品門官二人掌王城宮殿門啓閉關防出入設門正秩正六品門副秩從六品設內使十人司冠一人司衣三人司佩一人司履一人司藥二人司矢二人又各公主位下設中使司掌府中諸事司正司副各一人皆雜職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九

鳳洲雜編六

王世貞

古賞格最重覆軍破城者至黃金千斤綵帛萬段我朝規制最爲不浮今得而畧志之

太祖破陳友諒降武昌賞常遇春虜永忠田土餘有差

吳元年平張士誠賞格

召見右相國徐達等戟門封達信國公綵段十二表裏遇春鄂國公十表裏都督馮宗異平章胡廷瑞九

表裏平章湯和參政曹良臣八表裏右丞廖永忠華高都督康茂才七表裏參政薛顯趙庸副都督梅思祖汪興祖六表裏指揮八五千户八四百户八三軍士米一石鹽十斤

洪武三年賞平中原將士功

大將軍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副將軍遇春同副將軍馮宗異白金三百兩文幣三十表裏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同平章曹良臣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平章韓政幣同良臣金敘其十三平章俞通源右丞梅思祖參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白

金一百五十兩文幣殺政二衆政陸仲亨文幣十二表裏左丞王傳及各衛指揮七千户衛鎮撫六百户所鎮撫四旗軍總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二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二錢小旗米同總旗白金減一錢軍米同小旗白金又減二錢

征南功

御史大夫湯和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永忠都督吳禎金同文幣殺五等

守禦功

平章楊璟胡廷美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

左丞周德興金同文幣賜其三都督同知張興祖白金二百兩文綺同德興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僉都督郭子興陳德白金三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僉都督華雲龍金賜其半無文幣各衛指揮至所鎮撫興從征同

洪武四年賞平蜀功

潁川侯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綵段二十表裏濟寧侯顧時白金一百五十兩綵段十五表裏臨江侯陳德白金一百兩綵段十二表裏都督同知汪興祖戰歿同中山侯湯和綵段十五表裏

都督僉事王簡何文輝藍玉張溫金朝與白金五十兩綵段十表裏鞏昌侯郭子興江夏侯周德興綵段十二表裏南安侯俞通源宣寧侯曹良臣僉都督陳桓殺其二僉都督王成仇成葉昇又殺其三汝南侯梅思祖又殺其二凡從潁川侯指揮人綵段八表裏千百户衛所鎮撫六總旗白金十二兩小旗十一兩軍十兩從德慶指揮人綵段六表裏千户衛鎮撫四百户所鎮撫三總旗白金十兩小旗九兩軍八兩從中山指揮至百户遞減一表裏軍校遞減一兩從永嘉政保寧者同至重慶遞減一等軍校減半不從入

関及守船患病者千百户一表裏旗軍白金二兩軍病自河南還者與錢千八百自臨潼還者二千四百自西安還者三千六百自秦州還者四千八百自階州還者六千陣亡者倍前給白金溺墜病死者與見軍同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

李善長徐達文綺帛各百疋常遇春馬勝八十疋李文忠鄧愈四十疋中山侯湯和等二十八侯各四十疋臨濠地若干頃佃户及守墳儀仗户各有差

洪武十七年平雲南功賞格

潁川侯傅友德進封公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許世襲加祿五百都督陳桓胡海郭英張翼俱封侯餘將士遞遷有差總兵而下人賞錦繡雜綵二十表裏鈔一百錠

洪武二十年破北虜功賞格

大將軍藍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副將軍唐勝宗郭英白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三十疋左參將王弼白金一千兩鈔八百錠文綺四十疋右參將孫恪白金五百兩鈔三百錠文綺十五疋都督徐司馬等六人各白金四百兩鈔一百錠文綺八

疋指揮使蕭綺等八人各金三百兩鈔百五十錠文綺四疋指揮同知陳鏞等十人白金二百五十兩鈔百四十錠文綺五疋指揮僉事張敬等三十五人白金二百兩鈔百三十錠文綺四疋千百户鎮撫各有差按賞格唯此最重云

永樂元年靖難功賞格

都督丘福朱能進封公白金四百兩綵幣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僉都督張武陳圭鄭亨孟善火真顧成王忠徐忠張信李遠郭亮陳旭房寬都指揮張輔房勝孫岩駙馬王寧進封侯白金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

表裏鈔三千貫僉都督徐理唐雲都指揮徐祥李濬白金三百兩綵段二十五表裏鈔三千五百貫僉都督劉才白金二百五十兩綵段十六表裏鈔三千貫指揮張興金綵同鈔二千貫曹國公李景隆白金綵段鈔同丘福兵部尚書茹瑺都督同知王佐僉事陳白金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儀制正張成白金二百兩綵段十表裏鈔一千五百貫餘有差

永樂五年先賞平安南功

都督柳升白金二百兩鈔一千錠綵幣十表裏織金

紵衣一襲都指揮僉鱗白金一百五十兩綵幣八表裏衣同獲黎季犛爲首軍人王柴胡陞指揮使白金二百兩鈔六百錠綵幣五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級金花帶一爲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僉指揮白金一百兩鈔四百錠綵幣四表裏織金紵絲衣四襲素帶一獲黎澄爲首者李保保陞賞如李福爲從者張榮祖等三人陞正千户白金五十兩鈔三百錠綵幣二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級花銀帶一條獻俘官指揮使張勝等白金一百兩鈔四百錠綵幣六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護送官及軍人醫者三百六十五人鈔

幣有差

永樂六年大賞平安南功

英國公張輔賜冠服白金四百兩鈔一千錠綵幣四十表裏黔國公沐晟冠服白金鈔同幣緞其二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白金二百兩鈔六百錠綵幣十五表裏清遠侯王友賜冠服白金一百五十兩鈔四百錠綵幣十表裏安遠伯柳升白金減王友十五之一鈔幣同右都督朱榮白金一百兩鈔二百錠綵幣八表裏贈建平伯高士文同柳升

永樂十三年賞重破安南功

英國公輔黔國公晟白金五百兩鈔二千錠綵幣五十表裏都督朱廉方政江浩白金五十兩鈔三百錠綵幣五表裏都指揮師祐減一等都指揮師祐金幣又減一等鈔一百六十錠都指揮陳濬等五員白金二十五兩鈔一百四十錠綵幣二表裏胡通海等白金二十兩鈔一百二十錠綵幣一表裏檢鄧景寅指揮陶弘等白金三十兩鈔二百錠綵幣三表裏織金紵絲一襲爲從者金幣減三之一衣鈔同百户路坦等金幣減三之二衣鈔同

永樂八年賞征北將士

總兵官鄭亨白金三百五十兩綵幣十二表裏鈔六百錠安遠伯柳升白金三百兩綵幣十表裏鈔五百錠餘皆如賞格

永樂十年賜忠勇王金忠

誥命鐵券金印公服朝服玉帶繡蟒衣黃金百兩白金四百兩鈔二千錠紵絲五表裏裏紗綾羅各二十疋鞍馬二匹牛百頭羊五百頭房第牀褥薪蒭器用咸備歲祿千石別賜其妻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紵絲二十表裏紗羅綾各十疋鈔千錠冠服全都督馬台罕都指揮察罕下八員各白金五十兩鈔七百錠

錦衣一襲紵絲六表裏綿布三十疋指揮卜荅帖木兒等三十員各白金三十兩鈔五百錠錦衣一襲紵絲五表裏綿布三十疋百户所鎮撫格干帖木兒等二十五員各白金十五兩鈔三百錠錦衣一襲紵絲三表裏綿布十五疋冠帶鞍馬牛羊薪蕘居第以次等

宣德中賞陽武侯薛祿等擊敗比虜功

薛祿加太保及副總兵吳克忠鈔四百錠綵幣六表裏武進伯朱冕奉化伯滕定鈔三百錠綵幣二表裏都督柴永正等六人各鈔三百錠綵幣一表裏都指

揮馬昇等并軍士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二人共鈔四十一萬八千二百三十錠絹五百八十五疋綿布一萬二千七百四十八疋

扈從北征平胡功

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忠勇王金忠各鈔六百錠白金三十兩綵幣三表裏陽武侯薛祿安順侯薛貴恭順侯吳克忠各鈔四百錠白金二十四兩綵幣二表裏清平伯吳成應城伯孫傑遂安伯陳瑛武進伯朱冕各鈔三百錠白金十兩綵幣一表裏中府都督同知任禮高文僉事李玉李英左府左都督柴永正

右都督馬亮都督同知程忠婁里僉事吳也兒克胡守義把敦右府左都督蘇火耳灰右都督蔣信郭志滕定嚴宣前府都督同知馬斌僉事韓僖梁成後府都督僉事沈清郭義馬與李通各鈔二百錠銀五兩綵幣一表裏坐營定國公徐景昌鈔四百錠綵幣四表裏西寧侯宋瑛等各鈔二百錠綵幣二表裏安鄉伯張安鈔同綵幣殺一右都督冀傑鈔又殺半綵幣同指揮以下及官軍十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九人賞有差

賞寧夏獲虜寇功

總兵官史昭進右都督賞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
參將丁信僉都御史郭智白金三十兩二表裏偏頭
關破虜功總兵李謙爲左都督賞鈔三千貫紵絲四
表裏馬貴爲都指揮使鈔二千貫紵絲三表裏李庸
爲指揮使鈔一千貫二表裏獲首級百户各鈔一千
貫一表裏總小旗各鈔七百貫絹布各二疋追獲馬
匹指揮鈔一千貫一表裏千百户鈔七百貫絹三疋
總小旗軍鈔五百貫絹一布二奮力向前指揮各鈔
五百貫絹二疋千百户旗軍各鈔三百貫絹二疋

討寧王賞格

領軍內官將官并提督巡撫等官督兵擒斬宸濠者俱封侯下手擒斬者陞五級本管千總官三級把總官二級管隊官一級督兵擒斬首惡主謀用事者一名陞一級武官至正一品文官至從一品止原係伯者五名以上進封侯左都督五名以上進封伯不及數者每一名本色俸一百二十石下手擒斬者每名爲首陞三級爲從陞二級本管千總每名陞一級把總每名陞一級管隊每名賞銀二十兩二名以上加賞四名以上遞陞二級督兵擒斬從賊二百名以上陞一級四百名以上陞二級隨伍軍人擒斬三名陞

一級六名陞二級而止二名賞銀十兩陣亡者陞實
授一級原無職役不願陞者賞銀十五兩陣陽回營
身故者陞署一級原無職役不願陞者賞銀十兩前
項俱世襲後王守仁等擒獲寧王有旨江西反賊勦
平地方安靖各該官員功蹟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
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
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伍文定陞右副都御史蔭子
孫世襲正千户戴德孺陞三級邢珣徐璉各二級伍
希儒一級陳槐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謝源吏部
陞用王守仁本當行取来京宴勞但　先帝山陵甫

畢禮儀從省焉勅差行人前去慰諭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南京光祿寺辦宴內外守備并府部掌印官侍宴按此與前格微不同矣

宣皇帝即位賜藩封公主及在京官吏軍民等物

周寧虔代藩五王各白金五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錦五疋紗羅各二十疋䙆羅錦五疋西洋布十疋鈔三萬貫漢趙二王加黃金百兩餘同晉楚遼肅曾韓唐伊蜀秦十王各白金三百兩文綺十表裏錦三疋紗羅各十疋䙆羅錦三疋西洋布五疋鈔二萬貫寧國

大名南康永嘉含山汝陽寶慶七大長公主及永平永安咸寧三公主白金二百兩鈔萬貫其餘俱同十王在京官吏軍民白金公百兩侯伯八十兩一品二品六十兩三品三十兩四品二十兩五品十五兩六品七品十兩八品九品雜職各五兩將軍旗軍校尉聽選辦事優給官監生生員人才吏典僧道耆老醫工厨樂人等四夷朝貢使各有差凡三十二萬九百五十人白金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二十九兩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禎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觚不觚錄

王世貞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
堂祕笈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
重鈔及指海皆收有此書寶顏
爲明刊本故據以排印

觚不觚錄

弇州山人王世貞撰

孔子有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蓋傷觚之不復舊觚也。所謂削方爲員。斲朴爲雕者。茲之謂矣。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其作春秋。脫左驂而賻。蓋皆寓微旨焉。余自舞象而小識人事。踰冠登朝。數躪數起。以至歸田。今垂六十矣。高岸爲谷。江河下趨。觚之不爲觚。幾莫可辨識。閒居無事。偶臆其事而書之。大而朝典。細而鄉俗。以至一器一物之微。無不可慨嘆。若其今是昔非。不觚而觚者。百固不能二三也。既成。而目之曰觚不觚錄。

國朝邊帥。無加宮保以上者。其官至左都督而止。或斬級功多。則加祿賜蔭。又多則封流伯。又多則于流伯加歲祿。其又多則許世襲。或至伯而後加宮保。嘉靖中。閣臣不諳典故。始以太子太保加大同總兵梁震。繼以太保加大同總兵周尙文。而錦衣緹帥。亦薦加少保以至太保矣。夫總兵一兜鍪將也。緹帥三衙杖士也。而冒燮理陰陽之寄。不亦重辱哉。是可釐而正也。

隆慶卽位。恩詔文職五品以上以禮致仕者。進階一級。于是致仕尙書左右都御史皆腰玉。侍郎至按察使皆腰犀。僉都御史至知府皆腰花金。而僉事郎中府同知皆腰金戴褐。蓋事稍稍聞于內。一時八座諸公尤不平。謂我輩未滿九載。尙不得玉。而彼坐不稱而退者。乃玉耶。于是言官申明其事。謂尙書未滿初

考進一階。止當曰資政大夫。滿考授資政者。止當曰資德大夫。授資德者。方可曰榮祿大夫。得換服色。以下皆倣此。因通行天下裁正而腰玉與犀金之徒如故也。余竊不敢以爲然。以爲階者。所稱大夫也。級者。品級也。必隔品而謂之級。若只在本階。則所謂陞一級與陞俸一級者。當何處耶。且考之祖宗恩典皆然。間與故相華亭公及之公卽草是詔者。答曰公言是也。當時實以爲國家曠蕩之恩。第所謂被彈劾考察致仕者不當援耳。自後新鄭草赦詔。第云進本一階。則林下之臣被恩者無幾。而諸公之自相貴者。復自若也。一南兵都署員外主事以考察去者。一知州被革者。忽兩進其階曰朝列大夫。一府同知後恩詔半歲而考察去者。亦署曰朝列大夫。金紫塞途。見者扼腕而無如之何。所謂知州者。以進階高會。其乃弟亦大僚也。忽莞然曰。恨世宗不數赦。則吾兄且腰玉也。又聞奮一輸粟指揮使。凡四覩恩詔。輒刻一牙章。最後曰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此二事可爲進階者助捧腹。

又國家于大計京察尤重。其責貪官尤深。故每遇恩詔。于冠帶閒住致仕爲民復官冠帶者。必曰不係朝覲考察。而壬午詔草。當事者。矯前人之刻而收人心。遂除此語。而橐金如山。草芥人命者。擁冠蓋揚揚閭里間矣。

南京六部都察院之長。嘉靖以前。有乞休及起用而辭者。往往奉旨不允。而稱卿以留之。惟下吏部議覆。不得不斥姓名爲去留耳。嘉靖之末。迨于近世。惟林尚書雲同一次稱卿。且有褒語爲異恩。其他則吳萬二公。皆放大宗伯。吳又位少保爲三孤。而皆下之吏部。直斥姓名。反以爲故事。殊不知其非故事也。

成化以前諸邊掛印總兵雖都督僉事未有不稱卿者正德以前侯伯爲總兵亦未有不稱卿者近年則以李寧遠之開邑封戚將軍之位三孤直斥姓名重者僅稱爾恐亦非故事也

嘉靖遺詔卹錄言事得罪諸臣雖倣改元詔旨最爲收拾人心機括惜乎吏部奉行之臣未諳典故倉卒奏請不能無舛如熊太宰浹之加少保少保三孤也非部所宜定議也此一舛也得罪之臣當酌其事理之切直心之赤誠與否而後剂之今但以得禍輕重爲主致郭豐城之卹反優于楊富平此二舛也翰林春坊自有本等階職可贈今擬贊善修撰皆爲光祿少卿是外之也此三舛也都給事御史止贈通參大理丞其有遺誤而撫按題請者超二級大常少卿致仕官亦如之此四舛也自後言官所舉尤爲掛漏如石文介瑤本以少保致仕而稱太子太保彭襄毅澤本以致仕加少保而亦稱太子太保以故復贈少保林貞肅俊以致仕加太子太保而止稱刑部尚書以故復贈太子少保今獨林公改正而已楊文忠一品十二年滿加太傅固辭而止又與蔣文定俱封伯亦固辭而止楊不當僅加太保蔣不當僅加少師此則執政之誤也

閣臣兼掌部院非舊規也焦泌陽掌吏部不過數日李餘姚亦不過數日而已嚴常熟以候郭安陽得兩月餘嚴分宜徐華亭之掌禮部亦以候代故張永嘉之掌都察院未嘗不推代也惟高新鄭托掌吏部起而入與閣務趙內江亦遂兼掌都察院而局體大壞矣高以吏部爲鳳池至進首輔亦不忍捨出而斥陟入而報允眞足寒心雖勉起故吏部楊蒲坂以塞人口不還其舊物而置之兵部亦可怪也此祖制之大

變也。

高帝不欲勛武臣廢習騎射。故雖公侯極品。而出必乘馬。上下不用牀杌。嘉靖中。以肩輿優禮郭翊國、朱成公扈駕南巡。給輿後。遂賜常乘。而崔京山、張英公鄔謝二都尉、方安平亦因之矣。夫勛戚至保傅。且篤老可也。陸武惠、朱忠僖。以錦衣緹帥而用內壇供俸。亦得濫竽。却恐非高帝意也。

余于萬曆甲戌。以太僕卿入陪祀太廟。見上由東階上。而大璫四人。皆五梁冠祭服以從。竊疑之。夫高帝製內臣常服紗帽。與羣臣不同。亦不許用朝冠服及幞頭公服。豈有服祭服禮。曾與江陵公言及。以爲此事起于何年。江陵亦不知也。後訪之前輩。云嘉靖中亦不見內臣用祭服。而考之累朝實錄。皆遣內臣祭中霤之神。此必隆萬間大璫內遣行中霤禮。輒自製祭服以從祀耶。惜乎言官不能舉正。坐成其僭妄耳。

親王體至尊。于中外文武大臣處。投刺作書。有稱王者。有稱別號者。不書名。惟今魯王一切通名。雖獲恭順之譽。而識者頗以爲非體。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而無不稱晚生矣。又當其時襲封者。無不稱門生矣。江陵自葬父畢還朝。過襄陽南陽二府。二親王來迎。報謁留宴。彼此具賓主。上坐長揖。無毫髮等差。若陶仲文之過徽。其王自跪弟子。俯伏吮韃鼻。宴會必侍坐。送必候升輿。尤可怪也。

趙少保督軍過其家停。余日以一日坐臺。兩日坐家。司道守令將帥候謁行禮。每出候客。必用二劊子手立前不移足。胡少保罷官歸績溪鄉居。每入邑。必用鼓吹旗幟前導。謁邑令。肩輿至堂皇始下。若江陵歸葬畢。兩道請閱操。吉服上坐。一用總督軍門禮。備花紅賞賚。累數百金。亦桑梓間怪事也。

大朝賀文武羣臣皆具朝冠服。獨錦衣衞官衣緋繡袍紗帽靴帶蓋以便于承旨捕執人。百年來未之改。獨陸忠誠炳加保傅。遂以己意製朝冠服。歸然本班之首。當時莫敢問也。

今上初重張江陵于御札不名。以後傳旨批奏。亦多不名。而羣臣臾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夫子之于父。尚猶君前臣名。故欒黶御晉侯而叱曰。書退。此禮也。江陵沒。餘威尚存。言官奏事。欲仍稱元輔。則礙新執政。張蒲坂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者。蓋未幾而穢詈無所不至矣。

六年一京察。爲成化以後典章。其它有以主上初卽位而考察者。有以災異而考察者。至于考察科道。則或以輔臣去位而及其黨者。惟嘉靖丙辰。太宰李默下獄。命輔臣李本掌部事。悉取六部九卿。自尚書而下至尚寶丞及六科十三道。分別而去留之。蓋上以星變。欲除舊布新。而分宜緣此用伸其恩怨也。其後大臣有起用者。而小九卿及庶僚。則不振矣。隆慶之四年。忽有旨命吏部高拱考察科道官。高乃上請與都察院同事。報可。蓋高之去。實爲科道所聚劾至數十上。至是欲盡其忿。而會有疏小觸上意者。故托中貴達之上。甚忿之。大者削。小者謫。蓋高雖敗。而猶不獲伸。及江陵沒。言路稍稍白其冤。于是太僕少卿魏君獲補南大理丞。右給事中周君獲遷吏科左。而少卿張、御史周。亦以次起矣。蓋人知起考察官之非例。而不知考察之非例也。

萬曆之庚辰。南京兵部主事趙君世卿。上疏極言時政之弊。皆刺譏江陵。江陵大怒。旬日間。吏部爲升楚府長史。明年南京考察。遂斥之。壬午。江陵沒。明年其事敗。言官乃交薦趙君爲禮部郎中。此起決不可已。

而考察之典章爲之一變矣此二事皆破例故特著之

左右春坊中允入閣門內揖出用雙導左右贊善從六品亦然而翰林侍讀侍講品故同中允然以本院屬官故揖則中庭出單卑導獨至修書講筵主兩京試則皆講讀先而中允後二百年故事也萬曆己卯南京鄉試忽以中允高啓愚先而羅萬化後知者謂江陵善高公故至爲之易成法不五年而高至禮侍以首題舜命禹爲言官所論以江陵有不軌謀而高媚之至奪官着役焚告身當時使用故事羅居首必不出此題卽出此題而高卻得無恙一抑一揚禍福倚伏非人所能爲也

詹事府詹事班在大理卿下累科試讀卷可考惟弘治九年謝文正遷以內閣故班副都御史上近年吾鄉申少傅以宮詹掌翰林亦班其上莫有與之爭者自是遂爲故事矣

故事吏部尚書體最重六卿以下投皆用雙摺刺惟翰林光學以單紅刺相往返至轉禮侍則如他九卿禮彼此皆用雙帖而此故事廢矣萬曆初吾鄉王公元馭以少詹事學士而仁和張公爲吏部以一單紅刺投之元馭拒不納必改正乃已蓋確然能守其故獨念當時無爲元馭告者不必拒不納次日亦以單紅刺報之尤爲當也

余少從家君于京師觀朝天宮習儀時吏部熊公浹以太子太保居首工部甘公爲霖以少保次之兵部唐公龍以太子太保又次之若以三孤爲重則甘不宜讓熊若以部序爲重則唐又不宜讓甘蓋兩失之也其六部尚書雖加太子少保必以部銜定序第以皆正二品故耳而甲戌朝班則工部朱公衡爲太子

少保，以先貴據吏部張公濬上。張亦無如之何。蓋一變也。

相傳司禮首璫與內閣刺用單紅紙。而內閣用雙紅摺帖答之。然彼此俱自稱侍生。無他異也。近有一二翰林云。江陵于馮璫處投晚生刺。而呂舍人道曦云。在制勑房侍江陵者三載。每有投刺。皆從本房出。無所謂晚生也。豈于致謝求托之際。間一行之。爲人所窺見耶。

相傳六部尚書侍郎大小九卿。于內閣用雙帖報之。單紅。五部及九卿。于冢宰用雙帖。亦報之單帖。余舉進士時尚然。及以太僕卿入都。則惟內閣報單帖如故。而六部自仁和張公以下。皆以雙帖見報矣。余等于各部屬中書行人等官。皆用雙帖往返。不知起自何時。殊覺陵替。所費紙亦不少。

翰林舊規。凡入館。而其人已拜學士者。卽不拜學士。而先登甲第七科者。投刺皆稱晚生。餘不爾也。余入朝。見分宜首揆。而華亭次之。其登第相去六科。分宜又不爲學士。華亭首揆。而常熟新鄭次之。科第相去亦六科。華亭又不爲學士。投刺俱稱晚生。已小變矣。至江陵首揆。而蒲坂次之。相去僅二科。而亦稱晚生。何也。聞局體自是大變矣。

余行部萊州。而過故太倉守毛槃。乃故相毛文簡公紀子也。常文簡以少保居內閣。而楊文忠廷和、梁文康儲爲少師。嘗出二公拜刺。乃色箋僅三指闊。中云楊廷和拜而已。梁公則稱契末。或稱老友。余恆問之。文簡豈二公門人耶。曰非也。毛公視二公僅後三科。其答刺則曰侍生。亦僅三指闊而已。三十年來。次輔投首輔帖。無不用雙摺者。而首輔報之。亦絕不見有直書姓名及契末老友等稱。

正德中。巡撫勑諭。尙云重則參提。輕則發遣巡按御史及三司處。洎其後漸不復然。御史于巡撫。尙猶投刺稱晚生侍坐也。辛卯以後。則僉坐矣。尋稱晚侍生正坐矣。又稱侍教生矣。已而與巡撫俱稱侍生矣。蓋由南北多警。遷擢既驟。巡撫不必耆宿。御史多有與之同臺者。又功罪勘報。其權往往屬之御史。積漸凌替。故非一朝也。

正德以前。都御史曾于都察院上任者。御史執屬官禮。嘉靖中葉。都御史曾于本院協管堂事者。尙執屬官禮。二十年來。雖管堂事者。俱勿論矣。

余初仕刑部時。尙書聞莊簡公甫去任。而屠簡肅公代之。其絜法爲天下最。喻劉應何猶能守而勿失。如淮安理刑。必用半年之外曾經提牢過者。南北決囚三人。必于主事中差資最深者。毫髮不敢亂。二十年後。有甫入部而遽委理刑者。有越資而差審決者。甚至有以私情借別部差者。有借本部潛除名目不當差官而差者。此可嘆也。

翰林分考會試。雖本經房而不係所取者。不稱門生。惟入翰林則稱門生侍坐。而至位三品以上不復敍。嘉靖甲辰。吾鄉瞿文懿公景淳及第。而太保嚴公訥同考。皆詩經。瞿以齒長。坐輒據其上。亦不投門生刺也。至乙未。嚴公復入場。而少師李公春芳。復于詩經中會試。亦不于嚴公投門生刺也。此皆不可曉。

百年前。京堂翰林諸公使事還里。及以禮致仕若在告者。謁巡按。按察司兵道。則入中門走甬道。巡撫布政司府州縣。則由傍門走東階。蓋以桑梓之重。與特憲者有分別耳。吾吳朱恭靖公希周。最名爲恭謹。然

尙馳御史中門甬道。爲提學胡直所強下階。胡嘗爲余言之。余不敢對。近者寧波張尙書時徹。欲馳撫按監司甬。遂至兩不相聞。而華亭董侍郎傳策馳兩道甬。亦退有煩言。今遂無此事矣。故事內閣大學士肩輿出。則六卿以下皆避。而吏部尙書獨不避。遇則下輿揖。余入仕時。聞莊簡公猶守此。與貴溪分宜二相遇而揖。二相不善也。莊簡去位。夏涪縣邦謨繼之。則避矣。

吏部尙書。與三品大九卿、四品左右通政大理少卿遇。則皆下輿馬揖。其四品以下。同其長。遇則不避。獨行則多避。而白楊襄毅在隆慶初。以少傅爲吏部尙書。位望俱重。于是左右侍郎自本部外。皆遠避矣。迄于今不復改。楊公之再起。以吏部尙書掌兵部事。侍郎有欲不避者。竟不敢。

太常應天光祿太僕皆三品卿。出乘輿。而皆避侍郎。副都御史輿。此最無謂。不知起自何代。大與祖制不合。夫入朝同一班。出而避道。何也。華亭董公傳策爲太僕寺卿。不避侍郎輿。人以其先朝直臣。莫敢難之。後竟不行。

余在郎日。今馬中丞文煒。時任荊州兵巡道。爲余言。前任某。每江陵公之父封君某相訪。輒于大門外一拱而入。令人擁其輿。由中道進。至儀門。復一拱。復令人擁其輿進。至堂。已從傍進見。卽前堂延之正坐。而已侍坐。送亦如之。馬至第。任其由甬道。而執主禮如常。自是封君不復候。馬使人傳問而已。又言江陵時有賜及父母或誥命。皆令家僮私齎至家。封君于中堂跪聽開讀。子孫列月臺。而道府乃又列其下。問作何處。余謂此更不可示人。其家勑也。非勑道府與詔赦也。但吉服至門。俟宣畢而後入賀可也。馬深以爲

然。當亦如所云行之。江陵聞亦不以爲忤。

故事巡按御史行部。必竣事而後與鄉士大夫還往。當徐文貞公柄國日。其父贈公在鄉賢祠。時直指之陳姓者。三日謁文廟畢。即謁贈公主于祠。而後聽諸生講。講畢。即造文貞第謁家廟。設坐于堂。拜之而後出。一時他直指皆效之。郡遂定爲儀注。後直指溫見儀注大駭。批筆去之。諭郡毋入此條。而身行禮亦不敢廢。嘗爲余言如此。及文貞公謝政歸。直指無謁鄉賢祠者。而其訪文貞。亦必待竣事矣。

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參有跪。而至于朝房私第。及驛傳迎送。則惟長揖而已。內閣大臣雖尊貴。無跪禮。而江陵之奔喪。所經省分。三司皆出數百里外以謁。然跪者十之六七。未盡純。暨還朝。則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無不跪者矣。

三十年前。他郡推在吾州查盤者。州守與之抗禮。歡飲具賓主。或于門外下輿。小示別而已。邇來查盤他郡推官至州。守入見。行跪禮。乃至以他事或便道過州。亦必跪。雖宴會稠疊。謔浪歡呼。必侍坐。不敢講敵禮也。有崐山縣丞劉諧者。由給事中考察降而御史。委之查盤常熟嘉定。常熟令見之行跪禮。嘉定令禮之一如推官。惟不行跪。而劉尚怏怏不悅。恣流言。眞可謂倒置矣。

余自嘉靖丁巳戊午間爲青臯。前後所周還三撫臺。劉公來。傅公頤。丁公以忠。皆知已。丁公又同寮。而是時撫臣體尚尊。劉公三次詢問事體。丁公亦如之。皆手書不具名。惟丁公一次用單紅帖而已。戊辰起兵備大名。撫臺爲溫公如璋。後余三科進士。亦舊知也。手書論事無所不及。而筆益潦草。亦不具名刺。轉參

政浙江。谷公中虛爲撫臺。交淺而知予深。每有所詢。輒另具姓名雙摺刺予以爲奇。歸田數年來。乃知少所不用刺。而稱公稱丈。屢屢至有施之郡守以下者。雖能得其歡心而事體日益褻矣。

兩廣二司。初謁總督。行跪禮。嘗襄毅之威刼使之。其後迄不能正。嘉靖末。應侍郎檟爲總督。此公守常州。遵憲綱不肯跪。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雖見憎白簡。爲天下所誦稱。至是人有以風公者。不得已聽之。跪禮遂廢。陝西巡按獨不遵憲綱。自下坐而二司夾侍左右。十年以來。一御史改正就從憲綱矣。惟此二事不觚而觚者。可紀也。

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座主。亦不過曰老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而諛者稱老翁。其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今不可勝紀矣。

內閣諸老縉紳于外稱呼。亦不過曰某老先生而已。分宜當國。多稱之曰相公。而華亭餘姚與同事。則別姓以異之。然不盡爾也。至江陵晚年。則直稱曰老相公。而他皆別以姓矣。

馮瑞勢張甚。固安武清以長樂尊父見之。亦叩頭惟謹。呼老公公。馮小屈膝答之曰。皇親免禮而已。若駙馬叩頭。則垂手小扶耳。不爲敬也。

國朝文武大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見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見劉瑾而跪者十之八。嘉靖以來。此事殆絕。而江陵歿。其黨自相驚。欲結馮瑞以爲援。乃至言官亦有屈膝者矣。

故事投刺通書于東面皆書一正字雖甚不雅亦不知所由來而承傳已久余自癸酉起官見書牘以指闊紅紙帖其上問書啓字而丙子入朝投刺俱不書正字矣初亦以爲雅既而問之知其爲避江陵諱也正德中稱謂尤簡至嘉靖中始有稱翁者然不過施之于三品九卿耳其後四五品京堂翰林以至方伯憲長皆稱翁矣今則翰林科道吏部以至大參僉憲郡守無不稱翁矣又其甚者部屬在外及丞倅司理亦稱翁矣此其諂諛鬬冗流穢人目固無足道而又有一種可怪者往時于鱗與余頗厭惡之與子與輩尺牘相聞以字然不過知己十餘人至于詩文稱字稍廣然亦僅施之年位稚行相若者耳今貧士書生不見錄有司輸粟富家兒不識一丁口尚乳臭輒戴紫陽巾衣忠靜衣挾行卷詩題尺牘俱稱于鱗伯玉而究之尚未識面

諸生中鄉薦與舉子中會試者郡縣則必送捷報以紅綾爲旗金書立竿以揚之若狀元及第則以黃紵絲金書狀元立竿以揚之其他則否萬曆戊寅吾郡申相公入閣報至撫按兵道創狀元宰輔字金書于黃旗揭竿于門入雲表聞此公知之頗不樂也而不及正矣又一大司馬子拜錦衣千戶一大宗伯子入胄監郡縣皆送旗比之中式者加壯麗數倍

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而吾蘇韓襄毅公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開府梧州最盛自是三邊宣大之總督以至內地帶提督者皆然若巡撫則不爾先君代楊襄毅總督駐密雲晚堂則不舉炮奏鼓吹云楊公固如是得非密雲邇京輦當稍從裁省耶然自是之後巡撫亦無不舉炮奏鼓吹矣倭

變來。巡江御史亦行之。五六年前。吾州兵道亦行之。內地之人。少聞金鼓。不無駭異。又每一臺使行部。則寂然無聲。去而復作。殊不爲雅。

余于嘉靖中。見在都一二翰林。有乘兩人肩輿出城飲宴者。以爲恠事。至萬曆甲戌。郎署往往有之。不復以爲異矣。同寮二三少卿。至乘四人肩輿。開路出西北郭門。無有問之者矣。

余在郎日。襄陽楊兵巡一魁。以考滿。吏部題覆陞湖廣右參政。仍管兵巡事。當時每有文移。稱右參政仍管兵巡事。余竊非之。以爲此仍字。蓋緣不移道而設。不當入銜。偶閱萬曆癸未登科錄。則倪銀臺光薦。以工部左侍郎仍管通政使事入銜。皆可笑也。當時代言者亦誤。只當稱掌通政司事。不當言管通政使事也。

世廟晚年不視朝。以故羣臣服飾不甚依分。若三品所繫。則多金鑲雕花銀母象牙明角沉檀帶。四品則皆用金鑲玳瑁鶴頂銀母明角伽楠沉速帶。五品則皆用雕花象牙明角銀母等帶。六七品用素帶亦如之。而未有用本色者。今上頗注意朝儀。申明服式。于是一切不用。惟金銀花素二色而已。此亦不觚而觚之一也。

主事署郎中員外郎。不得繫花帶。而武臣自都督同知以至指揮僉事。凡署職者。皆得繫其帶。此國初以來。沿襲之久。遂成故事矣。獨會典所載服色。武職三品以下。有虎豹熊羆彪海馬犀牛之制。而今則通用獅子。略不之禁。此不可曉也。

宋時諸公卿往返俱作四六啓。余甚厭之。以爲無益于事。然其文辭。尚有可觀。嘉靖之末。貴溪作相。四六盛行。華亭當國。此風小省。而近年以來。則三公九卿至臺諫。無不投啓者矣。漸次投部僚亦啓矣。撫按監司。日以此役人。司訓諸生。日以此見役。旨不能外詔諛。辭不能脫卑冗。不知何所底止。余平生不作四六。然未嘗用此得罪。

分宜當國。而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署號曰鶴坡。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朱與之稱義兄弟。而小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蓋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爲記以贈之。而二給事皆李姓。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徽侯緹帥。延飲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絞。一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

先君初以御史使河東。取道歸里。所過遇撫按。必先顧答拜之。出酒食相款。必精腆而品不過繁。然亦不預下請刺也。今翰林科道過者。無不置席具啓肅請矣。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留飯。蔬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鵝。必去其首尾。而以雞首尾蓋之。曰御史毋食鵝例也。若邇年以來。則水陸畢陳。留連卜夜。至有用聲樂者矣。

先君巡按湖廣還。見諸大老。止以刻會南豐集、大明律例各一部爲贄。嚴氏雖勢張甚。亦無用幣也。二年在楚。所投謁政府。絕不作書。當時匪直先君爲然。有用幣者。知之。則頗以爲駭矣。

余以刑部主事慮囚江北。見巡撫必侍坐。抵家及所過道路。遇之皆然。惟審錄舊規以勑諭事重。且多年深正郎。故有僉坐之說。而亦不能盡守。當時戶工二部。固無論也。及余以副都撫鄖陽。所見主事以上。無不僉坐者。間有一二人持不肯。亦必強之坐。不容獨異也。亦不知起自何時。

余舉進士。不能攻苦食儉。初歲費將三百金。同年中有費不能百金者。今遂過六七百金。無不取貸于人。蓋贄見大小座主。會同年。及鄉里官長酬酢。公私宴醵。賞勞座主僕從。與內閣吏部之輿人。比舊往往數倍。而裘馬之飾。又不知省節。若此將來何以教廉。

河南淮北山陝諸郡士夫。多仍王威寧康德涵之習。大小會必呼伎樂。留連宿飲。至著之詞曲。不以爲恠。若吳中舊有之。則大槩考察削籍不堪復收者。既而聽用在告諸公。亦染指矣。又既而見任陞遷。及奉使過里者。復瀾倒矣。乃至居喪未嘗輕縑白帢。左州侯右夏姬。以縱游湖山之間。從人指目。了不知恥。嗚呼異哉。

余在山東日。待郡守禮頗簡。留飯一次。彼必側坐。雖遷官謁辭。送之階下而已。遣人投一刺。亦不答拜。蓋其時皆然。其後復起。累遷山西按察使。一日清軍提學二道。偶約余同宴二郡守升官者。置酒于書院。余甚難之。第令列名與分而辭不往。乃聞具糖席張嬉樂。具賓主。縱飲夜分而罷。頗以爲恠。後問之余弟。乃知今日處處皆然。不以爲異也。

余初任山東時。布按二司後堂。無留郡守坐者。留之坐。則必于私衙。雖設飯無害。而起官至山西臬。則自

守以至倅理。無不留坐後堂者矣。當時撫按不留郡守令坐。司理縣令行取亦只立待茶而已。今兩直隸至留飯矣。聞之各省。尙不盡然。

二司自方伯以至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稱按院則曰先生大人。其語雖不爲雅。而相承傳已久。二十年來。凡宣大之守巡。與吾南直隸之兵備。皆以老先生稱按院矣。

余初于西曹見談舊事投刺有異者。一大臣于正德中上書太監劉瑾云。門下小廝某上恩主老公公。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勛。則云渺渺小學生某。皆極卑諂可笑。然至余所親見。復有怪誕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通家不佞。年家不佞。治下不佞。鄰治不佞。眷不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通家治下牛馬走。一曰湖海生。形浪生。一曰神交小子。一曰將進僕。一曰未面門生。一曰門下沐恩小的。一曰何罪生。此皆可嘔穢。不堪捧腹。

四十年前山人出外僅一吳擴。其所交不過數十人。然易爲援拯。足自溫飽。其後臨淸繼之。名最重。吳縣繼之。鄞縣又繼之。名重又所獲亦皆不貲。今盡大地間皆山人。不必皆能詩。而應之者力多不繼。則亦不能盡如意。羯羠不均。其稍有才而黠者。或借名以誘之。或援勢以脅之。或故爲假蹇以示重。或別創毀譽以相傾。而下則罵詈排詆。又其下則奔趨丐乞而已。士大夫罷官。武弁不得志。太學諸生不獲薦。亦自附于山人。以暫實其橐。而吳中尤甚。近有作山人歌曲者。雖若傷浮薄。而模寫之巧。亦足令快心。

分宜當國。而子世蕃挾以行黷。天下之金玉寶貨。無所不致。其最後乃始及法書名畫。蓋始以免俗且翫

侈耳。而至其所欲得。往往假總督撫按之勢以脅之。至有破家殞命者。而價亦騤長。分宜敗。什九入天府。後復佚出。大半入朱忠僖家。朱好之甚。豪奪巧取。所蓄之富。幾與分宜埒。後歿。而其最精者十二歸江陵。江陵受他饋遺亦如之。然不能當分宜之半計。今籍矣。若使用事大臣無所嗜好。此價當自平也。

書當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以逮明沈周。價騤增十倍。窯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騤增十倍。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俱可怪也。今吾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勳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而其人至有與縉紳坐者。近聞此好流入宮掖。其勢尚未已也。

兄弟之子曰從子。自是而推。次從兄弟之子。次五服以內兄弟之子。次妻之親從子。與姊妹之子曰甥者。次知己義兄弟之子。次五服以外兄弟之子。是諸子者。行必隨行。坐必侍坐。不可踰也。次中表兄弟之子。次同年之子。次衰來會友之子。年齒懸絕者。行必隨行。坐必侍坐。有宴會不並席也。子之同年。與遠戚兄弟之子。雖同年之子。而年位高者。行不必隨。坐不必侍。不據上席可也。今獨同年之世講重者。身貴而爲同年之子多賤故也。何以明其可小殺也。同年至宰輔而身下寮。則不敢講敵禮也。遇公事糺攝不避矣。甚至勢避而首相傾。名軋而陰相毀。有利必相競。有害必相擠。卽先君子之難。與後之幾不獲伸。伸而不能盡一一皆同年爲之。故曰可少殺也。

袴褶戎服也。其短袖或無袖。而衣中斷。其下有橫摺。而下復豎摺之。若袖長則爲曳撒。腰中間斷。以一線

道橫之。則謂之程子衣。無線導者。則謂之道袍。又曰直掇。此三者。燕居之所常用也。邇年以來。忽謂程子衣道袍皆過簡。而士大夫宴會。必衣曳撒。是以戎服爲盛。而雅服爲輕。吾未之從也。

尺牘之有副啓也。或有所指譏。或有所請托。不可雜他語。不敢具姓名。如宋疏之貼黃類耳。近年以來。必以此爲加厚。大抵比之正書稍簡其辭。而無他說。或無所忌諱。而必欲隱其名。甚至有稱副啓一副二至三至四者。余甚厭之。一切都絕。卽以我爲簡褻。亦任之而已。

窺天外乘

王世懋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窺天外乘

紀録彙編卷之二百五

窺天外乘

王世懋

古稱久安長治亡踰唐虞三代周曆八百國祚最長其間興衰之迹可考鏡也所云一統之盛穆王而後昭王沒於楚水曳王降爲侯禮暨東遷洛邑徒寄空名耳安在其爲真主乎三代而後漢唐爲盛漢祚三百移於新莽光武中興事同別構而百年後尋復亂矣唐之天下尤不足言始則牝鷄易姓既乃犬羊搆禍河北亡於藩鎮京邑播於吐蕃貞

觀開元之盛白駒過隙耳獨我明自　太祖高皇帝以布衣開國垂統　成祖文皇帝以嫡子靖難承宗迄今　十有二帝幾三百年来矣中經土木之難　大駕北狩而四陲晏如　武皇徹絕中原孑雞　宗子繼統三葉重光北虜撓之而不能亂東夷訌之而不能傷宦豎簸之而迷不易位權相斲之而厲不薰心說者爭言　高皇帝功德之盛貽謀之謹與我列聖繼述之善是則然矣臣以爲未窺其大也蓋儒者有元會運世之說佛氏亦有大劫小劫之談當天鴻濛始判蓁狉景象後世何

述矣自古迄今歷歲靡紀而四維猶在宇宙間正以物極則迈有小開闢於大開闢之中也學者不察而徒云世變江河則有黃虞以前人之顓蒙已久烏覩所謂離午文明之盛乎蓋孔子五十學易而繫易之終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嗚呼盡之矣易道陰陽唯是華夷界限內陽外陰乾坤所繇不毀也自辛有見微於伊上而秋禍始基江統著論於晉初而戎患斯熾於是劉淵石勒慕容僞苻堅拓跋珪之流五胡姓字迭起代興妖纏氛擾迄於唐世吐蕃回紇時入長安而山後十

六州石晉遂以末界契丹無復冠裳之望矣完顏起於女直遂屠汴京迫殘宋於南服青衣之裔酷甚二劉猶未厭亂韃靼實生漠北東掃完顏西併西域遂長驅江南混一區宇大拳之裔於茲極焉何者夷狄亂華自古未能一統故石虎色憂於受命苻堅寢廢於飲江而獨元氏一統百年幅員廣於漠唐羯羶偏於寓內矣又劉石諸胡皆久住中國竊效華風魏文都洛夷風丕變即遼金二氏崛起北庭猶知雜用中華文物以飾其蠢陋而獨胡元敢肆憑陵以夷變夏衣冠言語國書官制亦仍

其俗當斯時也乾坤若爲之倒置人物或幾乎銷
變豈非佛氏所謂二刼之極二傳所謂未濟之終
耶天若不生真主生人禍亂安極是用厚集於我
太祖高皇帝龍起濠上剪定金陵鏟漠剋吳長
驅閔洛搗胡窟於幽薊殲殪逋孽於應昌衣冠文物
煥若神明中原父老寧當與漠官威儀同其涕淚
哉原夫自古開創之君皆在中原而我 朝獨自
南混北天意若曰元起漠北陰之極也今自南之
北明以陽而勝陰也蓋自驪山烽舉之後迄於洪
武建元而天地始爲之位置日月始爲之開朗山

川始爲之洗滌故語功則遠駕乎堯舜論正則陋視乎殷周謂之曰乾坤一小開闢詎不然歟即以比於洪濛之初臣不能知要難以中世漠唐爲例矣二百餘年来偉帶書生星曆儒人往往私憂過計而終之不驗豈盡人力亦天意也臣故推言此旨以明當代之盛願我　聖子神孫毋以　天意爲可憑毋以　祖功爲可久庶幾億萬斯年永迓天休左臣所爲惓惓而祝於牖下者也

國朝有三大事應議而未改紀者臣子所爲日夜疚心者也其一曰建文年號之不存實録之未輯其

二曰　景帝之不稱宗　英廟實錄之書郕戾王附其三曰　睿宗之附廟　仁　宣二帝之早祧楊文懿公守陳之言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又曰　景帝已正位號　英宗實錄標目猶稱郕戾王附宜改正夫遼金夷狄閏位元是勝國皆有國史建文君親太祖皇帝嫡孫同氣一家即仇之乃不得與元比耶且附稱洪武某年左非故實　景帝與于肅愍公再造乾坤終貽　英廟子孫億萬年之祚當時

廟庚王之謚未愜人心大哉　憲皇追稱　景帝所挽回元氣矣夫臣以爲既已帝矣改稱宗而不入廟不爲過也即以爲大事不可數更如實錄之書廟庚王附顯是矛盾不可亟改乎此二議者今下國書生猶能發憤陳之策對而不知其議之出自守陳臣故表而出之以俟　君相之采擇　世宗皇帝採張桂諸臣繼統不繼嗣之說大禮始議正大光明臣以爲帝　獻王者天地之正義　宗獻帝者人子之至情而當時大臣顧念　孝廟聖恩堅拒新議不無過執亦可曰觀過知仁獨其濫

觴未議出杙獻諫小臣而　德祖遂祧　睿廟竟入自古非創業之君之祖父未有生不爲帝而沒乃入廟者即張桂諸臣亦以爲未安而不能救毋亦其取富貴之心爲之導耶　世廟未崩　孝烈皇后先入遂祧　仁廟亦是古所無事當時　聖意或有在焉逮　穆宗皇帝登遐入廟祧　宗之際此其機矣科臣陸樹德曾言之以曾孫議祧　皇祖遂不敢覆行而竟祧　宣廟從茲莫復匡救矣惜哉若　太祖正配天之位則出　世廟之睿謨內臣革鎮守之權亦由乎敬之賛治七廟之加

而九合祀之分而兩雖議禮紛紛迄今無定是要之皆無害於義者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以爲方其未舉七之合之可也及其既舉仍之可也

太祖皇帝初主分祀值風雨之變遂改爲合祀世宗皇帝復改爲分祀釐天下民力爲之垂五十年矣即復釐民力改爲合祀能保無災異乎誰任其咎臣故曰仍之可也

祖功　宗德懿美何可枚舉而極爲盛德事者有四宣宗之不廢趙王一也　英宗之赦出建庶人二也　憲宗之追謚　景帝三也聽羣臣之泣諫正

錢太后之柄孥四也関係　國家之大梲者有二　宣廟之親征漠庶人一也　兪廟止符監國　邸王之即位二也庶人之輕於叛逆習於耳目所見意諸將之推戴也親征而膽破矣也先之挾兪廟而凌中國以　帝爲質也立帝而謀索矣雖然盛德大梲皆不幸而有之者也　孝宗敬皇帝親萬梲任賢臣天下熙熙庶乎無德可名無梲可運者歟

建文君之亡極可憐又削不書史一時忠臣事蹟湮沒賴後之君子憫忠者搜葺遺聞略備梗槩然其

間亦有一二未真者恐誤来世不得不爲之辨其最舛者曰　宣宗皇帝即建文幼子孽　成祖衣哭　成祖令太子子之已而曰天下原是他家的遂爲皇太孫嗣位此建文故臣不平靖難之舉者爲之辭因悟元順帝之爲合尊子亦出宋遺黎之口未可信然如　成祖皇帝爲　高皇后第四子明甚而野史尚謂是元主妃所生蓋易代之際顚豸矯誣快心之語而鄭端簡公不察乃亦有餓殺孩兒養於宮中之説名爲存疑而陰滋後世之口實不思　英廟時所釋出高墻建庶人者是何人

安得又執爲兩端之說是當削而勿存者也又曰
成祖起兵建文君勅諸將不得加矢及在燕邸
使朕有殺叔父名以故　成祖得出入行間無憚
其說採入吾學編至今傳爲實錄此言外若愚建
文君内實頌其仁而甚　成祖之忍愚以爲不然
建文君雖不失道其待諸叔實嚴即位未免齊周
谷三王皆被囚繫豈有稱兵如燕邸而諄諄乃以
殺叔爲戒且臨陣而斃之矢石不乃有辭愈在擒
而殺之乎即其君愚爲此言方黃諸臣寧不強諫
而易其辭也至敘平安忠勇才及死及　成祖則

其言又自相矛盾矣自古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唐太宗數摧大敵身經百戰體無寸傷亦豈有勅勿傷之者大都廢興在天其在人謀則文武二途致之也　高皇帝櫛風沐雨與諸功臣起昆弟睨節在文臣豈所誅戮建文君易之尊禮文臣與同密謀而武臣皆失職　成祖少受中山王兵法數練兵出塞爲將士所服諸老將內憤失職而外憚成祖之英武以茲豈不肯用命至齊黃所白用大將李景隆又怯詐小人通文墨而好大言者人心益憤而國事遂去矣故金川之役武臣迎降文臣

死節詎非其效歟

王子曰余讀正德初紀諸名臣蒙難事蓋深有感焉方八黨爲六部大臣所恃三閣臣從中下其事上爲泣不知所出韓忠定蓋實創之事成爲首功不成當受首禍瑾入司禮所欲幷心者宜莫如忠定然削秩至無官輸粟至無家止矣劉忠宣公爲孝宗皇帝所厚正德初早見乞致仕去與瑾絶無纖毫怨頎逮治最酷謫戍肅州僅僅免大辟耳當時雖云劉宇憾公　孝廟時不爲地然非有深讐即讐瑾亦不宜過聽至是蓋公在　孝廟時應

詔陳言盡裁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諸內豎皆切齒大抵犯一人者易爲解犯衆口者難爲銷此人臣出身任事者之難自古歎之矣不然公之恭謹溫亮終身無暴言遽色豪禍豈當爾耶

世廟時本兵李康惠公奏裁去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又請考選清覈騰驤四衛官軍如旗手等衛內臣言四衛禁兵隸兵部不便往彰義門之破虜東市之勦曹賊皆以四衛直內故得號召建功公執言往歲之事

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振東市之賊即太監吉祥也　上竟從公議天下快之嗚呼非遇　英主獨斷大臣一出口禍且踵至康惠不爲忠宣幸矣漢桓帝召蔡邕使密切直言已復從黃門言幾殺之唐文宗與李鄭王舒謀誅宦官不能庇其赤族嗚呼英主不世出即人主亦不足恃哉

玨璫王珮之製袭原無紗袭嘉靖中　世廟升殿尚寶司卿謝敏行捧寶王珮飄颻偶與　上珮相勾連不能敏行皇怖跪　世廟命中官爲之解而敏行

跪不能起又令中官掖之赦其罪因　詔中外官俱製珮袋以防勾結縉紳便之獨太常寺官以駿奔郊廟取鏗鏘聲不袋如故今　上郊天升壇時中官例不得上獨寺丞董弘業從弘業珮忽勾鼠耳堅不得脫　上爲立待久之弘業倉皇以齒嚙斷之始得脫　上不悅卿裴應章被累奪俸明年考察弘業遂以老去

李西涯東陽相　孝宗朝位劉謝之間誠慤不如劉質直不如謝而正事文學不啻過之受顧命稱三賢相後劉謝以持八黨被逐而李獨留劉瑾時天

下遂以薰猶三相有爲詩詆之者有爲書絕之者然公保全善顙調停亦殫苦心鄭端簡公吾學編列之名臣之末所許隘實允人心而西涯之聲價始定然未有能方之前代如某相者王子曰余讀宋史書趙汝愚余端禮事深感其相似云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韓侂胄竊柄汝愚欲斥之謀泄見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去留之迹已是胎合又云黃灝黃度皆以侂胄憾褫職罷郡端禮執奏竟不免呂祖儉尚書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其行事毀譽又何同也至劉穎傳記穎

與汝愚相遇於廢寺僧牀立語曰寄謝余崇政其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穎爲慨諾比余繼相卒若善顙爭所全佑史以爲穎之助云世傳劉謝之行李握手涕泣劉正色曰何泣爲當時若相助一言便可同去今日何泣爲李大愧赧果爾則劉文靖似少戇不若趙公之忠且厚矣

宋時窑器以汝州爲第一而京師自置官窑次之我朝則專設於浮梁縣之景德鎮永樂宣德間內府燒造迄今爲貴其時以騂眼甜白爲常以蘇麻離青爲飾以鮮紅爲寶至成化間所燒尚五色炫

爛然而回青未有也回青者出外國正德間大璫鎮雲南得之以煉石爲僞寶其價初倍黃金已知其可燒窑器用之果佳嗣是闔鎮用之內府亦有輸積而青價稍稍賤矣嘉靖間回青雖盛鮮紅土斷絶燒法大不同前而　上忽令燒大鋼圓至六七尺所用土料青料既多比入火十無二三完好者坐是爲虛費甚鉅而人莫敢言穆宗登極詔發宣德間鮮紅樣令造撫臣徐栻力言此土已絶止可搀礬紅　上姑允之而加造方器如匣筒類者甚多大鋼之費既在而方器之苦復增蓋窑器圓

者鏃之立就倏忽若神獨方物即至小亦須手捻而成最難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餘皆置之無用殊可惜也今　上時循踵　二宗之令且添造碁局矣碁局如片板尤難就而苦不中用不知何取而爲之蓋余爲九江分守魯督運二鋼親至其地故得詳顛末云

國朝稱治河功前有陳平江瑄宋尚書禮徐武功有貞劉尚書大夏近則潘尚書季馴先是河決茶城崔鎮之間運道梗塞議者以爲草灣之下河口淮泗所致乃謀濬之頗蕩蕩何所施功則復議別開

一道入海奏築既施而河塞如故潘公繼之以爲河性湍悍自逐不肯分流以人治水不若以水治水乃排衆議築厚隄禦束之妙在隄外更築遥隄蓋禦束太急或致崩潰柢遥隄而怒激矣間又於遥隄上爲減水閘以瀉之於是河勢無所之自相衝蕩浮沙皆隨水去入海如箭而運道復通矣潘公既治水乃復議塞高家堰高家堰者在淮安西故淮之決口也先時淮水從堰南注上流稍疏壽泗諸州水患未甚公既用石萬計塞之堅若宣房宮而泗州益受淮衝余嘗至泗目擊城中皆水而

祖陵在泗者相去數百武亦殊岌岌矣是泗人爭譁言潘尚書曲防以病泗不顧　祖陵當是時其諸幾撻動幸廟議持之乃定顧議者亦未能深了其故也夫古稱瀆者獨也謂其獨入於海也自河決飛雲橋後奪清河入淮而河淮併流是瀆不獨矣河性最急淮性差緩緩急并行緩者反壅如兩軍異道同會康莊其一鐵騎燻疾其一部曲徐重飛騎在前徐者愈徐後陣必亂勢也勢吾無如之何天實爲之而於人謀乎何尤賈讓之言治河三策以遷郡邑避河爲上策然自古所患者河害

耳未嘗資之爲利也我　國家建都幽燕而河適爲咽喉運道所由是安可任其潰決而它徙乎此其利害安可與淮等也高家堰非淮故道也決而不已高寶諸湖間皆黃水浸漫不獨膏腴化爲稭天即粮運何所渡淮而入河此其利害又安可與泗等也覽者識緩急之勢籌利害之源酌輕重之等而兩河如指諸掌矣然則泗可遂浸而　祖陵可遂亡慮乎曰何爲其然也泗故與盱眙夾河而城盱眙山也故不受衝而泗獨當之爲今之計當即以潘公長隄遥隄之法衛我　祖陵與泗州城

而其它漫衍無屯聚之所則稍任其漫流或如賈讓之說遷而避之庶幾　祖陵運道兩無憂耳至於河性不常亲滄岸谷則尚有天在故非人謀所能必也

有一邑而前後盛事若合符節者台州臨海縣金學憲貴亨初姓高後復金姓三子長立爰次立敬又次立相俱中式計偕立爰立敬俱第立相下第歸次科立相亦中俱宦南都迎父養惟如陸賈立相尋卒立敬官至工部侍郎後又有王宗沐官刑部侍郎三子長士琦次士嵩又次士昌亦同計偕士

琦士崧俱第士昌歸次科亦中宗沐見存此事天下罕遇而萃於海濱一邑然王位尊身與三子俱以春秋魁愈出愈奇矣

偶得近時三盛事記於此萬曆十三年　詔起侍郎王錫爵爲文淵閣大學士時首相爲申時行直隸吳縣人次相爲許國直隸歙縣人錫爵余州人三人皆在直隸一奇也二人同一府二奇也而左異者時行壬戌狀元錫爵同科會元國辛酉解元三相各占一元自有殿閣以来無此盛事華州王庭詩兄弟三人庭詩年十六中鄉舉其次弟庭謨年

琦士崧俱第士昌歸次科亦中宗沐見存此事天下罕遇而萃於海濱一邑然王位尊身與三子俱以春秋魁愈出愈奇矣

偶得近時三盛事記於此萬曆十三年　詔起侍郎王錫爵爲文淵閣大學士時首相爲申時行直隸吳縣人次相爲許國直隸歙縣人錫爵余州人三人皆在直隸一奇也二人同一府二奇也而左異者時行壬戌狀元錫爵同科會元國辛酉解元三相各占一元自有殿閣以来無此盛事華州王庭詩兄弟三人庭詩年十六中鄉舉其次弟庭謨年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鳳洲雜編及其他二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鎮 一

＊E九三六